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资治通鑑

十三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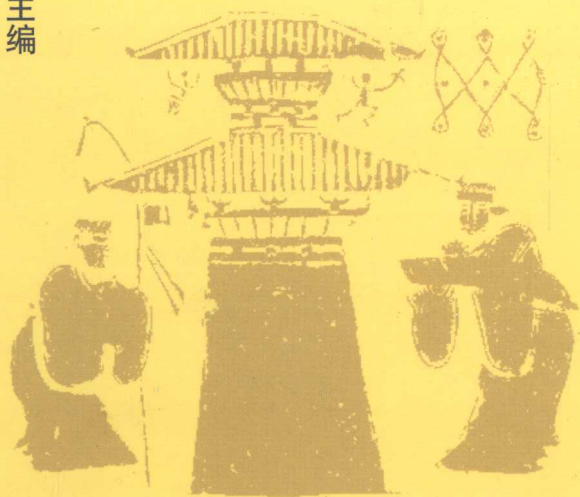
司马光

编撰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中華書局



湖大图书馆 ZS0632099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资治通鑑

十三

唐纪

〔宋〕司马光 编撰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中华书局

目录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705)二月尽丁未(707)凡二年有奇	8666
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	
起戊申(708)尽庚戌(710)七月凡二年有奇	8716
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	
起庚戌(710)八月尽癸丑(713)凡三年有奇	8770
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起甲寅(714)尽丁巳(717)凡四年	8826
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戊午(718)尽乙丑(725)凡八年	8878
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丙寅(726)尽癸酉(733)凡八年	8932
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起甲戌(734)尽辛巳(741)凡八年	8978
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起壬午(742)尽丁亥(747)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9024
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丁亥(747)十二月尽癸巳(753)凡六年有奇	9068
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甲午(754)尽丙申(756)四月凡二年有奇	9110
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丙申(756)五月尽九月不满一年	9150
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丙申(756)十月尽丁酉(757)闰八月不满一年	9192
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丁酉(757)九月尽戊戌(758)凡一年有奇	9228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己亥(759)尽庚子(760)凡二年	9272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起辛丑(761)尽癸卯(763)六月凡二年有奇	9314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705)二月尽丁未(707)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

神龙元年(乙巳,705)

1 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2 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

3 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

4 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

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 二月辛亥(初一),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到上阳宫去向武则天请安,问候她的日常生活状况;从此唐中宗每十天前来问候一次。

2 甲寅(初四),唐中宗下诏恢复大唐国号,并规定诸如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典章礼仪制度也都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以前的定制,并将神都恢复东都旧名,将北都恢复并州旧名,称老君为玄元皇帝。

3 乙卯(初五),唐中宗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为高要尉;将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并流放到高州;将司礼卿崔神庆流放到钦州。唐中宗又任命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在武则天被迁到上阳宫时,只有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一人痛哭流涕。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今天哪里是您悲哀哭泣的日子?恐怕从今以后您就要大祸临头了。”姚元之回答说:“元之侍奉则天皇帝日久,现在突然要分手了,所以感到悲痛难忍。况且元之前几天追随诸公诛灭奸邪逆徒,是尽作臣子的本分;今天辨别旧主,也同样是在尽作臣子的本分。即使因此而受到惩罚,我也心甘情愿。”在这一天,姚元之被任命为亳州刺史。

4 甲子(十四日),唐中宗将他的妃子韦氏立为皇后,大赦天下;又追赠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王,追赠韦后之母崔氏为上洛王妃。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殷鉴不远，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不听。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左拾遗贾虚已上疏认为：“异姓之人不得封为王，是从古至今的定制。现在中兴刚刚开始，黎民百姓无不归心景仰，细观陛下如何治理这个国家。陛下却首先追赠皇后的父亲为王，这不是在全国推广陛下贤德仁政的好办法。况且高宗时期赠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为太原王，最终导致武则天专擅朝政。这个教训离现在并不遥远，陛下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防止这种现象再次发生。如果认为命令已经发布无法收回的话，陛下应该命令皇后坚决推辞，这便更增加皇后谦虚守礼的美德。”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先前，韦后共生育了邵王李重润以及长宁和安乐两公主，在唐中宗被放逐到房陵去的时候，安乐公主在路上出生，所以唐中宗特别喜欢她。中宗与韦后在房陵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中宗每当听到武则天派使者来的消息，就惊惶失措地想要自杀，韦后制止他说：“祸福并非一成不变，最多不过一死，您何必这么着急呢！”中宗曾经私下对韦后发誓：“如果日后我能重见天日，一定会让你随心所欲，不加任何限制。”所以在韦氏重新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则天在高宗朝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桓彦范上表，认为“《周易》说：‘妇女不必专事，在家中馈食方面无所坠失，就是吉利。’《尚书》说：‘如果母鸡司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我发现陛下每次上朝，皇后总是坐在帷帐后面参预对军国大事的处理。臣认为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与妇人共同执政的不是国破身亡的。再说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以妇人之身欺凌丈夫，是违背夫妻正常准则的。希望陛下接受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时刻想着社稷与百姓，敦促皇后严守皇后的本分，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女子的教化，不要到外朝来干预朝廷政事。”

在此之前，胡僧慧范凭借花言巧语在高官显宦们中间交游，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相处得很好，韦后也很看重他。等到张易之被诛灭以后，韦后又称慧范也参预了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谋划，唐中宗于是因功给慧范加号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赐爵为上庸县公，使他得以出入皇宫，唐中宗也多次穿便衣到他所居住的地方去。桓彦范又上表指控慧范宣扬邪门歪道紊乱朝政，请求将他处死。唐中宗对这些建议都没有采纳。

5 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6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仪之女孙也，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5 武则天在铲除李唐宗室的时候,最先杀掉的是那些具有治理国家的才能的人,只有吴王李恪的儿子郁林侯李千里,目光狭窄性情浮躁,没有才能,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地向武则天献上祥瑞的吉兆,因而得以幸免于难。唐中宗即位之后,封李千里为成王,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但武则天时期所诛杀的李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都还没有人安葬,这些人的子孙中有人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有的已经在监狱中拘禁了数年之久,有的隐藏在民间成为富人的雇工。现在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各州县寻访这些死去的宗室贵族的灵柩,根据死者的身份依礼改葬;并且给这些死者恢复原任官爵;召回他们的子孙,让他们承袭父辈的爵位;对那些没有子孙的人,则替他们选择后嗣以续其香火。不久,散落各地的宗室子孙相继来到东都,唐中宗全都召见了他们。大家流着泪向中宗行了舞拜礼。中宗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任命了大小不等的职务。

6 张易之、张昌宗被诛灭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和敬晖说:“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元凶虽然已被铲除,但吕产、吕禄这样的人还在朝中任职,锄草时不铲掉草根,终究还会长出草来。”张柬之、敬晖回答说:“现在大局已定,你说的那些人不过是桌子上的肉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现在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多杀了。”薛季昶叹口气说:“我死无葬身之地了。”朝邑尉武强人刘幽求也对桓彦范和敬晖说:“武三思还没有受到惩处,你们这些人终究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现在不及早作准备,等到大祸临头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桓彦范和敬晖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杀后,她被没入后宫。上官婉儿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熟悉官府事务。武则天十分喜欢她,自圣历年间以后,更是经常让她参与对各官署衙门所上的表章奏疏的处理。唐中宗即位后,更加信任她,又让她专门负责草拟皇帝的命令,任命她为婕妤,执掌宫中事务。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私通,所以成了武氏的党羽,她又向韦后推荐了武三思,将武三思召到宫中,唐中宗于是开始与武三思商议政事,张柬之等人从此开始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唐中宗让韦后与武三思一起玩一种叫作双陆的游戏,自己则坐在一旁为他们数筹码;武三思于是又开始与韦后私通,武氏的势力再次强大起来。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反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8 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9 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10 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张柬之屡次建议唐中宗诛灭武氏集团的党羽，唐中宗都没有听从劝告。张柬之等人说：“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时候，李唐宗室被诛杀殆尽；现在多亏天地神灵的庇佑，陛下又重登帝位，但武氏死党们却仍然像以往一样把持着他们所窃取的官爵职位，这种情形难道是朝野之士所希望看到的吗？希望陛下减少他们的俸禄，削夺他们的官爵以告慰天下之人！”唐中宗仍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张柬之等人有的拍着几案叹息，有的弹击手指以致出血，纷纷说：“皇上过去作英王时，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勇武刚烈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诛灭武氏党羽成员，是为了让皇上能亲手诛杀他们以便伸张天子的声威。现在皇上却反过头来重用武氏集团成员，大势已去，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唐中宗屡次身着便服到武三思的家里去，监察御史清河人崔皎秘密上疏说：“大唐国号刚刚恢复，则天皇帝还住在西边的上阳宫里，还有人想依附她；武周时期的旧臣，仍然在朝廷供职，陛下怎么能轻易地外出游幸，却不注意考察体会神龟身着鱼服而被打鱼的豫且捉住的教训呢！”唐中宗把密疏的内容泄露了出去，从而使武三思和他的党羽们对崔皎恨之入骨。

丙寅（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左散骑常侍譙王李重福，是唐中宗的庶子；他的妃子，是张易之的外孙女。韦后讨厌李重福，便在唐中宗面前诬陷他说：“李重福等人被迫自杀，是李重福在武则天面前诬陷所致。”唐中宗因此将李重福贬为濮州员外刺史，不久又改任他为均州刺史，并且常常命令州官对他严加防范。

8 丁卯（十七日），唐中宗任命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9 辛未（二十一日），相王李旦坚决要求辞去太尉及宰相职务，唐中宗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唐中宗又想立相王李旦为皇太弟，相王坚决推辞，作罢。

10 甲戌（二十四日），唐中宗任命国子祭酒始平人祝钦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同时免去他的宰相职务。

11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2 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13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14 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

15 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16 以安车徵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17 制：“泉氏、蟒氏皆复旧姓。”

18 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暉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11 丁丑(二十七日),武三思和武攸暨坚决推辞刚刚被任命的职务和爵位,唐中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加封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

12 唐中宗立皇子义兴王李重俊为卫王,立北海王李重茂为温王;同时李重俊仍然担任洛州牧职务。

13 三月甲申(初五),唐中宗颁下制书:“凡是自从文明年间以来残破了的家族的子孙都可以恢复原来的资望与荫庇,只有徐敬业、裴炎两案不在赦免之列。”

14 丁亥(初八),唐中宗颁下制书:“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已经死去的要追夺官爵,现在还活着的都要流放到岭南烟瘴之地。”

15 己丑(初十),唐中宗任命袁恕己为中书令。

16 唐中宗下令用可以坐乘的安车到嵩山征召安平王武攸绪,武攸绪一来到京师,就被任命为太子宾客。由于他坚决要求再回到嵩山去,唐中宗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17 唐中宗颁下制书:“泉氏、蟒氏都恢复原来所姓萧氏、王氏。”

18 江湖术士郑普思和尚衣奉御叶静能都凭借花言巧语得到唐中宗的信任和重用,夏季,四月,唐中宗没有经过外朝大臣的同意,亲笔书写敕书任命郑普思为秘书监,任命叶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和崔玄暉坚持不能这样做,唐中宗道:“我已经任命了他们,不能这样快就改变任命。”桓彦范说:“陛下在刚刚即位时,曾颁下制书说:‘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徵、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的道德才能是现在的郑普思和叶静能所能比拟的吗?’”庚戌(初一),左拾遗李邕上疏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思想纯正’。如果真有可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早就找到了;如果佛祖真能为人谋利造福,那么梁武帝也早就如愿以偿了。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典范,也不过是由于他们努力去做人本身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陛下对郑普思和叶静能这样的人尊宠有加,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唐中宗对上述建议都没有接受。

19 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20 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崔玄暉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21 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22 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

23 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

24 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25 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26 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湜，仁师之孙也。

19 唐中宗即位那一天，派驿马前往高要县召回魏元忠。丁卯(十八日)，魏元忠一行抵达东都，唐中宗任命他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20 甲戌(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兵部尚书，任命韦安石为吏部尚书，任命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任命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任命崔玄晔检校益府长史，任命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任命祝钦明为刑部尚书，上述人等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魏元忠等人都是由于曾在中宗作太子时作过东宫僚属的缘故，而得到如此隆重的褒奖。

21 乙亥(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中书令。

22 戊寅(二十九日)，唐中宗下诏赠予已经死去的邵王李重润懿德太子的称号。

23 五月壬午(初四)，唐中宗将武周七庙迁到西京崇尊庙，并颁下制书：“对于武太后祖孙三代人的名讳，上奏言事的臣民都不得触犯。”

24 乙酉(初七)，唐中宗在东都设立太庙及社稷神主。

25 唐中宗把张柬之等人以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都当作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向他们赐予铁券，并规定如果这些人所犯的不是谋反谋大逆之罪，每个人都可以宽恕十次死罪。

26 癸巳(十五日)，敬晖等人率领文武百官上表唐中宗，认为“五德之运轮流兴起，没有两德同时盛大的事情。天授年间改朝换代之际，李唐宗室被诛杀流徙殆尽，哪里有与武氏同殿受封的权利！现在上天又重新眷顾李姓，但武氏仍然像以往那样封官建爵，与李姓宗室一起居住在京师，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希望陛下为大唐江山着想，顺从朝野士民的心愿，削夺他们的王爵以安定人心。”唐中宗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

敬晖等人害怕武三思的谗言陷害，便把考功员外郎崔湜当作自己的耳目，以便随时刺探武三思的消息。崔湜见中宗亲近武三思而猜忌敬晖等人，便把敬晖等人的打算全部告诉了武三思，反而成了为武三思效劳的人。武三思引用崔湜作了中书舍人。崔湜，是崔仁师的孙子。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愔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愔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譖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玮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玮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在此以前，殿中侍御史南皮县人郑愔巴结张易之和张昌宗，二张败死之后，被贬为宣州司士参军，又因犯贪赃罪的缘故，不得不逃到东都私下拜见武三思。郑愔刚见到武三思时，哭得很悲哀，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武三思向来位尊任重，对郑愔的悲喜无常感到非常奇怪。郑愔解释道：“我在刚刚见到大王时之所以痛哭失声，是在为大王将被戮尸灭族而感到悲哀。悲哀之后又放声大笑，是在为大王能得到郑愔的帮助从而最终会得以免祸而感到高兴。大王您虽然深得天子的欢心，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晖和袁恕己五人手中都掌握着将相大权，并且个个胆略过人，以至于他们废掉太后的帝位都易如反掌。大王您自己考虑您与太后相比哪一个权势地位更重一些？那五个人对您恨之入骨，日夜都想吃下您的肉，如果不能把大王灭族，他们是不会称心如意的。大王您如果不尽快除掉这五个人，您的生命安全就会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没有保障，可是您却还是怡然自乐，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然无恙，这就是我郑愔为大王您所感到痛心的原因。”武三思十分高兴，与郑愔一起上楼，向他请教平安无祸的办法，并引用他作了中书舍人，与崔湜一道成为自己的谋主。

武三思与韦后天天在唐中宗面前诬陷敬晖等人，说他们“倚仗功劳专擅朝政，将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不利”。中宗相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人趁机为中宗出谋划策，“不如封敬晖等人为王，同时罢免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样的话，表面不失为尊宠功臣，而实际上又能剥夺他们的权力”。唐中宗认为这样做很好。甲午（十六日），唐中宗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晖为博陵王，同时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赏赐上述五人金帛鞍马，只要求他们每月于初一、十五两回朝见。又赐桓彦范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族。不久唐中宗又任命崔玄晖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后来又改任他为梁州刺史。随后武三思便下令文武百官重新恢复执行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凡是拒不趋附武氏集团的人都被排斥去位，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免官放逐的人又得到重新起用，朝政大权全部落入武三思之手。